

## 79 逍遙法外

亨利·托曼非常得意，因為他殺了一個人，卻沒有受到懲罰。

他經常回味這件事，越回味越覺得自己了不起。他因此而傲視那些芸芸眾生，覺得自己已經躋身於最聰明、最卓越的罪犯之列了。他是一個逍遙法外的謀殺犯！

只有一個人知道此事，那就是他的妻子路易絲。那天晚上，她正好在客廳裏。她清楚地看到兩個黑影走到陽臺。開始是兩個人的身影，接著就只剩下一個了。

正是因為路易絲，他才殺人的。

他把司各特·蘭辛從陽臺上推下去後，很擔心自己對付不了路易絲。女人是很情緒化的，她更是如此，這也許因為她是一個戲劇演員。有那麼一會兒，她的表現就像一幕戲裏的人物一樣：她驚呆了，瞪著大眼睛，一動不動。

但是，在警察到達之前，亨利已經讓她恢復了平靜。這實際上很簡單。他指出，不管她知道什麼，她都沒法證明。另外，她不想捲入一場醜聞中，不想讓自己的照片登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上，不想讓自己跟司各特的風流韻事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。再說，她還要考慮她的母親。老太太已經七十多歲了，心臟很不好。路易絲不想讓她的母親突然心臟病發作死去吧，是不是？

最後，路易絲屈服了。她老老實實地回答了警察的詢問，她的回答對亨利很有利。

她說，是的，那天晚上司各特似乎很沮喪。他已經好久沒有工作了，甚至連電視臺的工作也不幹了。在晚飯前和晚飯中，他都喝了許多酒；在調查當中，其他人也證明，司各特最近喝酒喝得很厲害。

對屍體的解剖證明，那天晚上司各特喝了很多酒——這一切對亨利很有利。

路易絲說司各特心情不好，這並不是謊言。司各特最親密的朋友也證實，最近他的心情很抑鬱，甚至有些絕望。最後，她描述了司各特煩躁地獨自一人走到陽臺前的所作所為。她沒有提到亨利跟著他走到陽臺一事。

她沒有提到那張照片。

正是那張照片引發了這一切，它是導火線，導致了這場殘忍的謀殺。

路易絲堅持說，照片根本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，全是亨利自己嫉妒心太重，把事情往壞的方面想。那是司各特的一張大頭像，面露微笑，顯然是拍給經紀人和導演看的。上面寫了一段很誇張的獻辭，那是典型的演藝圈人的風格：「獻給我的女主角——你永遠的奴隸。」

路易絲向亨利解釋說，這話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，所有的演員都寫這一類的話，其中沒有任何真情實感。她和司各特的交情很一般，只不過在那個演季一起演過幾場對手戲，吃過幾頓飯，如此而已。

但是，任憑路易絲怎麼說，亨利還是不相信。亨利記得那些舞臺上的愛情場

面，記得在那個炎熱的夜晚，他在臺下是如何地坐立不安。還有，當初路易絲在要不要跟他結婚這件事上，是很猶豫的——是不是因為她那時和司各特有曖昧關係呢？

結婚後，司各特經常到他們家來，其頻繁程度讓亨利起疑心。路易絲說，這是因為司各特喜歡到別人家蹭飯。亨利不相信這種解釋，嫉妒和猜疑像癌細胞一樣咬齧著他，直到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種疼痛。

就在這時，他在她的抽屜裏發現了那張照片，看到那張微笑的臉和那些肉麻的題詞，他知道，他必須幹掉司各特·蘭辛。

因為他無論是清醒還是睡覺時，都無法擺脫那張臉，那張臉似乎無處不在。他環顧四處，看到的全是那張臉，那張臉無時無刻不在凝視著他，甚至進入了他的夢中。那張臉越變越大，佔據了他的生活，破壞了他的生活，他別無選擇，只能消滅那張臉的所有者。

只有這樣，他才不會再受那張臉的折磨。

警察最後一次離開的那天，他感到如釋重負，就像一個人終於把自己身上的腫瘤連根切除了。他對路易絲喊道：「它永遠消失了！我徹底消滅了司各特，就像他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。我再也不會看到他或想起他了！我徹底擺脫了司各特。明白嗎？」

她正視著他，這是她發現他是一個殺人犯後，第一次正視他。

她的眼睛很平靜，什麼表情也沒有。他知道，她仍然感到震驚。也許現在她對他已經沒有什麼感情了。但這沒有關係，這種情況會改變，他會促成這種改變的。

現在司各特已經死了，他們會變得親密無間，會化為一體，這是他一直渴望的境界。

她開口說話了，她的聲音中只有好奇，她問道：「你真的這麼想嗎？你真的可以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繼續生活嗎？你會受到懲罰的，亨利。」

他非常生氣，現在是他的勝利時刻，她居然想要破壞他的美好心情。他很想打她幾個耳光。「別衝我說教，」他吼道。「我殺了你的情夫，就像我殺了那些威脅我們的野獸一樣。誰都會這麼做的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哪兒談得上什麼懲罰不懲罰的呢？」

那是她最後一次想讓他相信，司各特和她只是普通的朋友關係，是她結婚前十幾位朋友中的一位。結婚後，面對她丈夫的粗魯和乖戾，他是唯一一位與她保持友誼的人。為了獨佔她，亨利把她其他的那些朋友都趕走了。

亨利發現，甚至在謀殺後，那張臉也並沒有消失。

他們夫婦參加了司各特的葬禮，並送了花圈。在葬禮中，他們靜靜地坐在長凳上，就像司各特的兩個親戚一樣。

亨利本來以為，在葬禮結束後，那張臉就會永遠消失了。

但是，那張臉不斷地出現在他面前。他開始擔心，這是不是司各特的什麼遺物在作祟。他仔細翻檢路易絲的東西，把她過去的紀念品和節目單都搜出來，凡

是與司各特有關的都燒掉。他沒有發現那張照片。

他氣壞了，最後，他質問路易絲，那張照片在哪裏，她很冷靜地回答說，她已經把那張照片燒掉了。

他安靜了幾個小時。

但是，接著，那張臉又出現了。

被他殺掉的那個人的幽靈，會不會就待在這屋裏呢？他是從十二層高的陽臺把司各特推下去的，司各特的幽靈會不會仍待在陽臺上呢？路易絲是在客廳看到那可怕的一幕的，客廳會不會有幽靈呢？

他開始考慮搬出現在的房子。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裏，他和路易絲可能會忘記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。她仍然躲著他。自從他殺了司各特後，她從來沒有和他做過愛，她似乎很厭惡他碰她。她越來越多地和她母親在一起，好像和她母親在一起，能讓她暫時回到無憂無慮的童年。他認為，他們應該搬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。

如果我能帶著她遠離這裏，那麼那張臉就無法跟著我們了。

亨利的運氣真好，他剛想離開這裏，這機會就來了，看來，命運之神在對他微笑。他被提拔為中西部地區的經理，這意味著他要搬到芝加哥，意味著更大的責任，更高的工資。

當然，路易絲開始不願意離開。她不想離開她母親，不想離開她在紐約僅有的幾位朋友：她不喜歡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。

亨利有自己的辦法。

「你的老母親！」他不屑地說。「你總是拿她做擋箭牌！」

「她身體真的不好，」路易絲懇求道，「我必須考慮這一點。我不能扔下她一個人在這兒。」

「你給我好好想想。想想你的情夫，想想我為什麼殺掉他。你想把這事告訴她嗎？你最好不要告訴她，那對她的健康沒好處。」

從她的眼睛裏，他看出她在想什麼。她驚恐地意識到，他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，如果她不順從的話，他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。

「既然這樣，那還有什麼可說的？」她無助地問道。「但是你要向我作出保證，保證我可以經常回來看望她。」

他做出了保證，但那是空洞的保證，沒有什麼意義。他們倆都知道，她再也不會回來了。從此以後，她只能過兩個人的生活了。

他們離開紐約那天，大雨傾盆。亨利小心翼翼地開著車，汽車後座上堆著路易絲不願讓搬運公司搬運的一些東西。

「天氣一晴，我們就可以看到美麗的田園風光了，」他們穿過喬治·華盛頓大橋後，亨利說。「我們不用著急。我一個星期後才報到呢。我們可以輕輕鬆鬆地，想停就停，想玩就玩。這就像度第二個蜜月，只有你和我兩人。這正是我一直渴望的。」

她打了個冷戰，緊了緊身上的厚大衣，沒有回答。他意識到，他必須給她時

間。她會逐漸恢復過來的。那時，他就什麼都有了——金錢、成功，還有只屬於他一個人的妻子。最終他將完全徹底地擺脫司各特。

傍晚時分，大雨仍然下個不停。能見度低，再加上道路很滑，車開得非常慢。

亨利駛下高速公路，想找一家汽車旅館。在第二條公路上，他們緊跟在一輛大卡車後面。連續幾英里，他們的汽車一直被那輛汽車堵著，那個龐然大物慢吞吞地在他們前面開著。

亨利越來越不耐煩。他輕聲咒罵著，不停地按喇叭。那輛卡車終於向路邊讓開了，並且慢了下來。亨利腳猛地一踩油門，越過白線，向前飛駛而去。

就在那一瞬間，一對耀眼的車燈迎面撲來。從對面駛來的一輛汽車，正對著他們衝過來。

亨利趕緊剎車，但已經太晚了。兩輛車迎頭撞個正著，亨利被從擋風玻璃上拋了出去。

但是，他沒有死。他對此感到非常高興。路易絲只受了一點輕傷，當她來到他床邊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你所說的懲罰純屬瞎扯！按照你的說法，這次車禍應該要了我的命。可是你瞧，我還活著，醫生說我會活下來的。」

他臉上纏滿了繃帶，他幾乎聽不到自己說話的聲音。但他說的是實話。醫生的話就像最美妙的音樂一樣在他耳邊回響。

「這是一個奇蹟，托曼先生，但是你會恢復過來的。我們不久就會讓你恢復原狀的。」

亨利必須把這些話告訴路易絲，雖然他連說話都很困難。「一個奇蹟，這就是他的原話。這個詞是用在聖人身上，而不是用在罪犯身上的！」他得意地說。

她要他別說話。後來，她在他病房待的時間越來越多，她非常溫柔和安靜。他高興地告訴自己，在差點失去他之後，她現在終於意識到他的可貴了。

當然，老在醫院裏待著，這讓他很煩躁。在床上度過了幾個星期後，他經常對護士和醫生惡言相向。他覺得他們故意延長他在醫院的時間，不讓他和妻子團聚。

從他車禍後一直負責他的那位醫生告訴他，他的苦日子快熬到頭了。「你很快就會出院了。你有什麼可著急的呢？你的職務還給你留著，這是你的妻子為你爭取的。你不用為醫藥費發愁，保險公司會付這筆錢的。現在，我們要做的，就是給你受傷的臉部做個整容手術，然後你就可以去工作了。」

這時亨利才知道，出車禍的那天晚上，他的臉幾乎全部給毀了。如果他不想成爲一個人見人怕的怪物的話，那麼就必須做整容手術。

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

大家都極力安慰他，告訴他說，現在的整容手術非常先進，能夠創造奇蹟。手術後，不會留下傷疤，他的容貌會完全恢復到過去的樣子。

也許醫生、護士甚至路易絲以爲他很害怕做整容手術，所以才這麼安慰他。其實，他根本不怕做整容手術。現在，他認定自己是上帝的寵兒，是不同於一般人的。他殺了人，卻逍遙法外。他遇到了一次可怕的车禍，卻活了下來。爲什麼

他要害怕一次小小的臉部整容手術呢？在他剛打了麻醉藥，等著被抬進手術室時，他輕聲地嘲笑路易絲說：「你說犯罪就會受到懲罰，怎麼這懲罰沒有來呢？」

然後他緊緊地咬著牙齒，決心在麻醉解除前一句話也不說。

這是唯一讓他感到不安的事，他擔心自己在麻醉時說出不該說的話。

手術結束後，他醒來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問護士，他在麻醉中是否說了什麼。

「一句話也沒說，」護士安慰他說。「你非常安靜，一動不動。」

太好了。他唯一的擔心也煙消雲散了——當他們給他解繃帶時，路易絲就在他身邊。她帶來了一個帶手柄的鏡子，這樣他就可以看到手術後的結果了。他從床上坐起來，她把鏡子遞到他的手中。這時，醫生和護士退後了幾步，讚歎地看著外科醫生的傑作。

亨利抬起一隻手，輕輕地撫摸柔軟的、新移植過去的皮膚。醫生告訴他，要用一種特殊的護膚油擦臉，一直到這皮膚變得結實為止。

「因為這皮膚非常嬌嫩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護。」醫生對他說。

亨利不耐煩地咕嚕了一聲，舉起了鏡子，看著他的新面孔。

在那噩夢般的一瞬間，當他發出一聲尖叫時，他明白了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路易絲這幾個月來，一直保存著司各特·蘭辛的照片。

當外科醫生在樓上手術室給他做一副新的面孔時，他們依據的就是那張照片。

從鏡子裏瞪著眼睛看著亨利的，正是司各特·蘭辛的那張臉。

----- (完)